

“我的心很小，只能护你准点到达”

春运，首次来了高铁“女副司机”



▲1月8日，金婉鑫(右)与同事肖梨花在停靠于福州北动车组停车所的G1609福州到广州南的动车上交流工作心得。 本报记者林善传摄

记者手记

新力量，新气象

本报记者许雪毅

“你脑袋被挤了吗，要去跑车？”“你们不懂，我有梦想。”这是金婉鑫和好友之间的“贫嘴”。采访中听到这样的语句，记者觉得，这样的“95后”女副司机真棒。

记者采访金婉鑫花了三天时间，第一次到福州南站，和她聊了6个多小时。第二次继续到她办公室，拍摄画面、补充采访。第三次跟她一起登上动车，看她如何与师父互动，看风景在她面前的铁轨上徐徐展开……

考进吉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机车系，专业就是开火车、修火车。

没想报到第一天，系主任就把几十个女生叫过去开会，责问道：“机车系女生就不学了，你们为什么要报这个专业？”

金婉鑫一打听，果然，上届师姐、上上届师姐，都没法专业对口就业。一时很沮丧的她，大一放飞自我，“混了一年”。

大一快结束时，金婉鑫听说奖学金有几千元，为之一振，决定好好学习。电路、液压、机械图，这些她很感兴趣，每次“魔鬼考试”都能顺利通过，引得男生直呼“厉害”。

大二时，老师给她们看日本新干线上女司机开车视频。金婉鑫还记得，那个日本女司机“很矮”，但穿着制服开车的样子“令人羡慕”。

金婉鑫看过1978年邓小平坐上日本新干线的那段新闻，她不记得邓小平在车上所说的“就感觉到快，有催人跑的意思”，但她一直催着自己跑：专业用力，最后得了第一名，此外她还努力学习跳爵士舞、到特教学院做公益，“我做了所能做的一切，我觉得能就业。”

毕业时金婉鑫被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录用，这一消息成为学校贴吧里的“劲爆”新闻。“那段时间，我们系主任骄傲得走路都是横的。”

签了单位，用金婉鑫的话说，“完全可以享受一会儿人生”，但当学校举办CRH5型动车模拟驾驶比赛时，她又跑去参加。“只有我一个女生报名，当时我真的把车开动了，大家都拍手叫好。”

我不想当这样的“宝”

做火车探伤工时，金婉鑫戴着防毒面具，钻到车底下，有时来回翻动100多斤铸铁，夏天汗流浹背

2016年到南昌局福州机务段报到，金婉鑫已经做好了2017年春节回不了家的准备。没想到离春节还有半个月，科长就催金婉鑫回家。在农村的爸妈看到她回家时一脸惊讶，“春节不是铁路最忙的时候吗？你怎么回家来了？”

“女生在我们单位都是宝。”面对机务段同事的“怜惜”，金婉鑫不假思索回答，“可我不

金婉鑫是典型的“95后”年轻人，比她大3岁的肖梨花也是。她们喜欢热血、喜欢激情、喜欢在挑战中努力实现自我价值。金婉鑫说，听到招聘女司机的那一刻，“眼前一亮”。

她们害怕无趣、害怕乏味、害怕清闲，不管别人如何看，她们有自己的评判标准。

她们是来自农村的孩子，不怕吃苦。初中时，金婉鑫帮着林林姐贴补家用，干活12小时赚60元，一天下来手指甲都是痛的。肖梨花暑假到商场导购卖鞋子，忙了将近两个月拿到1200元。

想当这样的宝！”

南昌局福州机务段目前有职工4700多人，其中女职工113人。金婉鑫一进单位实习，就被优先安排到材料科，主要工作是收发各种物品，“最大的挑战就是拆快递……”

这个岗位清闲、钱也不少，但干了几个月，金婉鑫却坚持要调岗，“觉得年纪轻轻的，每天没什么事干，难受。”

新岗位招聘，金婉鑫立刻报了名。2017年4月她成了一名火车探伤工。每天穿着劳保服，戴着把脸勒出红印子的防毒面具，钻到车底下干活。有时要来回翻动100多斤铸铁，夏天汗流浹背不说，干久了腰痛、胳膊痛，磁粉也可能吸到肺里，工资还不如在材料科时拿得多，但金婉鑫乐意。

她喜欢班组里的氛围。每天上班，老工长会提前一个多小时到院里，给她们种的蓝莓、百合浇水。有一次，班组十多人合力传递搬动几箱清洁剂，别的班姐开玩笑说，“这是要打架吗？这么多人一起。”还有一次，她钻到顶棚的空间探出两车连接处有一道不易看到的裂纹，“这个物件出问题，可能造成列车脱轨。老工长坚持给我报奖金，我也觉得自己挺厉害，哈哈！”金婉鑫很开心。

在金婉鑫看来，当探伤工唯一的遗憾是“美好的制服形象给毁了”。作为弥补，干完探伤活后就换上干净制服，美美地满足一下。但同时，她心里仍有一个不灭的声音：什么时候可以开上火车就好了。

去年5月，全国铁路系统选拔中国第一批高铁女司机的消息传来，金婉鑫知道，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。

火车司机的三行情书

“我的心很小，只装得下平稳操纵，和护你安全准点到达”

“女司机开车，你敢坐吗？”碰到这样的“玩笑话”，金婉鑫心里不舒服，“越是这样，我越要学得扎实，用工作实力说话。”

现在走到哪里，金婉鑫都背着厚厚的考试书。每次考试都有几千道题目，专业性非

高铁司机技术要求高、压力大。比如，每30秒司机需要踩一下脚踏，否则系统会报警，如果进入10秒倒计时司机还没反应，列车就会紧急制动。这些在外人看来“高压”挑战，金婉鑫和肖梨花乐意面对。

她们信奉实力，无论是明星为了拍电影严格控制身材，还是身边的司机师傅把对标做到极致，在她们看来，“很酷！”

她们喜欢享受工作，她们有共同的梦想：做一个厉害的女司机。如今的中国，给她们提供了梦想成真的机会，她们说自己很幸运。

常强。除了理论，还有实际操作题。考试不过关会被淘汰，连补考机会都没有。2019年7月一起举行拜师仪式的17名女学员，如今只剩下金婉鑫等12名。

“我觉得她们非常热爱当司机。”沈洋洋说，以前一些男性学员会抱怨工作苦，但第一次带女副司机，发现她们很用功，并且很有工作热情。有一次金婉鑫做牵引实验，车门关闭、放手柄都很到位。“她很用心，把我平时操作的步骤都记在笔记本上。”沈洋洋说。

1月8日当天和金婉鑫一起跟车的另一个90后湖南女孩肖梨花，她干过乘务，做过地勤，也梦想着能开动车。“我爸爸喜欢武侠，用‘樊梨花’的名字给我起名，我就想做一些有挑战性的工作。”

当初和小肖一起通过面试的闺蜜后来没通过考试，回原单位了。肖梨花希望有一天开上动车，“经过原单位时我鸣一下笛，闺蜜就知道我在开车。我还要给爸妈买两张票，让他们坐在我开的动车里。”

金婉鑫不喜欢被人叫做“长得像杨超越的女孩”，她希望得到评价：“呀，好厉害的女司机！”

金婉鑫喜欢“做到极致”的人。“比如彭于晏，可以为了一部戏，忽胖忽瘦控制身材，很自律。”

她目前最崇拜的是自己正式拜师学艺的师傅——被誉为“八闽第一闸”的动车组司机陈承议。“他开车的动作很自然、很洒脱，又很专业。”金婉鑫说，感觉师傅陈承议不是在上班，而是在享受工作。

金婉鑫特别佩服师傅陈承议的对标：“他准准地对零标，把列车停在特定点上，分毫不差，太酷了！”

金婉鑫翻出朋友圈里的《火车司机的三行情书》：“我的心很小，只装得下平稳操纵，和护你安全准点到达。”她说，“有一天，我要自己动笔写《火车司机的快乐》。”



扫描二维码，观看短视频：金婉鑫的动车组副司机“初体验”。

一周面孔
新华社人物报道盘点

生活的担子究竟有多重？

对于50岁的重庆“棒棒”冉光辉来说，答案是3600吨。冉光辉做了10年全职“棒棒”。一色一两百斤的货，从一楼扛到十楼，挣十块钱左右，他每天要扛货、发货一吨，10年就是3600吨左右。

10年前，冉光辉一手扛一百多斤货物一手牵着三岁儿子的照片，火遍网络。这些年，冉光辉凭自己的力气扛起了这个家。如今，出现在新华社“新春走基层”报道中时，他已在市中心“扛”出了一套房。

3600吨这个数字还在增长。冉光辉买房了款，身上的担子不轻。不过，正如跟踪拍摄这对父子的摄影师许康平所说的：“只要踏实工作和生活，一切都会越来越好。”

而对于刚刚迈入而立之年的第一批“90后”而言，当生活的担子真正压下来时，自己不能扛住，是不得不直面的拷问。

他们中的不少人，即将或已经进入上有老、下有小的负重阶段。他们不再只是自己口中的“宝宝”，他们还要继续成为可靠的爱人、称职的家长、孝顺的子女和负责的员工。

本周被新华社点赞为“三峡好人”的重庆姑娘秦春容，就是一名“90后”。这个年轻的姑娘扛起了两个“家”——一个是两个孩子的四口小家，另外一个是有84个“特别孩子”的大家。

1990年出生的秦春容，是重庆奉节县草堂镇失能供养中心的院长。这里供养着84名失能残疾人和五保户，年轻的秦春容像“家长”一样陪伴、照顾着这些“特别孩子”。

“三峡好人”不好当。秦春容每月工资2400块，要挑两个“家庭”的担子。好好的一个姑娘，为啥偏要干这种又脏又累又苦活？秦春容是舍不得这些“特别孩子”。她最看不起的，就是看不起她这份工作的人。

秦春容的担子是自己主动挑起的，而对于麻醉医生谭文斐而言，自己身上的担子似乎是“谁也无法抗拒的命运安排”。

本周，新华社记者采访了这里的原本“坚决不学医”却“食言”的麻醉医生。谭文斐“不学医”是因为父亲，“食言”也是因为父亲。在朋友圈广为流传的《给父亲的一封信》一文中，谭文斐提到因为两次医疗纠纷，父亲的职业生涯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，自己也因此“立志”不学医。父亲临终前却嘱咐谭文斐：“外科医生离不开麻醉医生，麻醉工作风险高，没人愿意从事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希望你能勇挑重担。”

从事麻醉工作过程中，谭文斐开始理解父亲。他不仅挑起了麻醉医生的担子，还自我加压。

2016年，一如在贵州付出11年青春的父亲，谭文斐主动申请援疆。据新华社报道，谭文斐的到来提高了当地医疗团队的水平，改变了当地居民“有病干等”的状况。上到78岁高龄的老人，下到出生仅26天的婴孩，都在他手中顺利渡过麻醉这一关。

对于河北涉县关防乡后池村的村民而言，他们要挑起的这个担子，是贫困的大山已经压了这座小山村几百年。

上周，新华社报道了这里的一群“搬穷”的新愚公。后池村一群年过半百的老人，跟着一名退伍回村的支部书记，战天斗地，开山修路，硬是扛走了贫困大山。

没钱、没设备、没技术，拿什么搬走这座大山？后池人靠的是比山上的石头还硬的骨头。67岁的老大娘史河真，每天裹着头巾扛着铁锹去修路。她是在替老伴儿和儿子出工。老伴修路时突发脑梗血不能上工了，她让儿子顶上。没多久儿子出车祸，多根肋骨骨折，史河真就自己顶了上来。

今天是春运第一天，亿万人开始踏上回家的路，期待着与家人团圆。别忘了给在外打拼了一年的家人一个拥抱，扛起一个家不容易。也别忘了那些依然坚守在岗位上的工作者。

新华社本周报道了用青春守护秦岭之巅“云端小站”的“90后”和刚刚走上铁路乘务员岗位的“00后”们。正是他们扛起了岗位上的担子，更多人的回家之路才能更顺畅。

(本报评论员张典标)

「负重」前行

怕上厕所，带着大水壶只敢润润嘴唇；东西不敢随便吃，怕闹肚子误事；盒饭送来了，车子要开了，只能每次到站扒拉两口，等下一站再吃又要半小时……

金婉鑫切身看到了动车司机的辛苦。但开火车是她的梦想，为了这一天，她已经努力了很久

本报记者顾钱江、许雪毅、邵晓安

“女生能开火车？就业都成问题！”当年到学校报到第一天，金婉鑫就被系领导泼了一盆冷水。

几年后，这个“95后”女孩不仅就了业，而且走进了梦想中的中国高铁驾驶室。

1月10日，2020年春运启幕。在这场旅客发送量预计达30亿人次的短期人口大迁徙中，作为全国首批动车组女副司机之一，金婉鑫穿着几天前刚领到的新制服，开始了第一个春运实习行程。

为了梦想中看得见星辰大海的驾驶室

“这里一片青山，那里一片红房子，感觉列车在‘贴地飞行’，有时在海上，有时在云雾中”

凌晨4点多起床梳洗，穿上心爱的藏青色制服，金婉鑫和师傅沈洋洋一起出勤、打卡、酒测，迎着朝阳走进福州站，来到动车驾驶室。这是春运前两天，金婉鑫登上8点16分开动的G1609动车。

“绿黄灯，控制速度”“黄闪黄，侧线，限速80”……驾驶室里，金婉鑫跟着师傅沈洋洋一遍遍喊出各种口令，同时用右手做出各种标准动作。

动车穿行在城市、隧道、田野间，景色随着钢轨徐徐展开。从2019年7月24日正式跟师傅走进驾驶室，金婉鑫为近年来在驾驶室里看到的一切惊叹。

“合福线超级美！”金婉鑫说，司机视野是广角的，比乘客的更立体，可以看到轨道环绕成美丽的弧线，可以强烈感受到两车交会时晃动的那一下。

“这里一片青山，那里一片红房子，感觉列车在‘贴地飞行’，有时在海上，有时在云雾中。”金婉鑫最喜欢复兴号动车，因为有全景天窗，“夜里可以看到很亮的星星”。

这些欢欣雀跃的感叹，来自金婉鑫的副司机“初体验”。考上副司机后，还需跟车20万公里才能当司机，最快也是将近两年后的事情了。

“车停下后，我尝试着坐在司机位子上，瞬间感觉就不一样了。”金婉鑫说，开车很紧张，要一直盯着钢轨、接触网和邻线，不会再想着看风景。

一辆列车，旅客少则几百人，多则上千人。金婉鑫说，“看见老人、小孩带着笑坐上你开的车，就觉得肩上任重道远。”

跟了多位司机师傅后，金婉鑫注意到，很多司机都有强迫症，比如做东西要按特定顺序。比如，有个司机师傅到站停车喊了十遍“左侧”，就怕开错门。“每个错误都可能造成大隐患，一丝一毫不能松懈。”

金婉鑫切身看到了司机的辛苦：怕上厕所，带着大水壶只敢润润嘴唇；东西不敢随便吃，怕闹肚子误事；盒饭送来了，车子要开了，只能每次到站扒拉两口，等下一站再吃又要半小时……

目前金婉鑫在驾驶室主要跟着师傅学习，辅助师傅核对数据、确认信号、与车站联控。为了将来当一个优秀的动车组司机，金婉鑫认真跟车学习。开火车是她的梦想，为了这一天，她已经努力了很久。

不管如何，像动车一样跑起来

她一直催着自己跑：专业用功、学跳爵士舞、到特教学院做公益，“我做了所能做的一切，我觉得能就业”

1996年生于吉林桦甸市的金婉鑫是个满族姑娘，高中时和同学坐车去长春，看到动车工作人员戴大盖帽、穿制服，“觉得好帅”。后来，她